



中年張季鸞於天津

（《高集與張季鸞》之二）

討論出智慧

言止善



錢學森給我們留下
了許多東西，除了科學
技術方面的建樹，濃濃的
家國情懷之外，還有，就是他對於我們學
校教育在培養傑出人才
方面缺少辦法感到的憂慮。仔細想一想，我
們的學校教育的確是問題多多，這篇短文僅
就教學的一個方面作些分析。

筆者在內地學校生活了六十多年，六十年
間，教學的基本形式幾乎沒有什麼大變，
大都是教師在上面講，學生在下面聽和記。
間或也有點討論，但不過是點綴而已。

從不同的報道得知，發達國家裡，討論
課常是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不但大學生、
博士生經常討論，中學生，甚至小學生也有
討論課。

一位美國加州的中學教師介紹她所授的
英文課裡有托爾斯泰《國王和襯衣》的故事。
其大意是，國王病了，身邊的人想出一個
治療的方法——先找到一個幸福的人，再將
他的襯衣給國王穿上，國王就會痊愈。經過
許多周折，總算找到了一個自認為自己幸福
的人，因為他幹完一天活，剛吃了一頓飽飯，
正在做放鬆活動。可是，他沒有襯衣。

學生開始了熱烈討論。一旁的教師並不
向學生講什麼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類，只
是啟發學生踴躍發言。有學生講，國王不應
當擁有奪走國民幸福的權力，他的這種權力

並不能使自己幸福起來。有的說，生病的人穿
上一件幸福者的襯衣也不可能幸福，因為幸福只能來自一個人的內心，
不可能來自一件穿在身上的襯衣。還有的說，如果幸福
真的來自一件有魔力的襯衣，而國王奪走了窮漢的襯衣，
窮漢就不再幸福。《獨立宣言》告訴我們，每個人的「生
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都是不可剝奪的。

有一位我國學者訪問日本中學，碰到一個班在上歷史
課，學生們正在開展討論，討論題是：日本和中國之間，在
十九世紀打了日清戰爭（我們稱甲午戰爭），在二十世
紀打了日中戰爭（我們稱抗日戰爭），在二十一世紀如果
日本跟中國交戰，你認為大概發生在什麼時候？可能的近
因和遠因是什麼？如果日本贏了，贏在什麼地方？輸了是
輸在什麼條件上？訪問者見證了學生們從歷史、地理、政
治等方面綜合分析後而進行的認真討論。

反觀我們的歷史教育，得高分的學生最無非是要記住這類問題的答案——甲午戰爭是哪一年爆發的？中國戰敗後簽訂的什麼不平等條約？割讓了什麼土地？賠償了多少銀兩？

兩類學校的教育有什麼差別？培養的學生會有什麼差
別？答案是不難得出的。

實際上，不但學生的成長有賴於討論，科學家也渴望討
論。有報道說，中東某盛產石油的富國，以優厚的物質
條件招攬全球頂級科技人才，響應者寥寥。因為許多科
學家深知，如果沒有一群可以和他（或她）切磋的夥伴，
其智慧便會枯竭。

錢學森本人已為我們可望展開的關於學校教育的討論
開了一個頭：「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學院那
種科技創新精神，培養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
才。我回國這麼多年，感到中國還沒有一所這樣的學校。」
「所謂優秀學生，就是要有創新。沒有創新，死記硬背，
考試成績再好也不是優秀學生。」



上帝和佛主

王志民

向來自認為自己是一個無神論者，不相信有上帝，也不相信有佛主。但和信奉上帝的信奉佛主的朋友們交往中，無意中看到了上帝和佛主在凡世中的無形力量，這時上帝和佛主在我心裡留下了莫名的敬仰。

說起上帝就想起韓國，尤其是夜晚首爾的上空閃爍着無數的十字架，在那個現代的動感城市中靜靜矗立着，和那個城市中保留着的儒教傳統一樣被韓國人追寵，並被視為高層次的階層的信仰，多為青中年人。傳統的佛教也被大多數人們信奉，多為老年者。不管是上帝和佛主都在首爾這個世界上最為傳統和現代的城市中和睦相處着。

星期天和雷打不動去教堂的韓國朋友做了一次「禮拜」，祈禱、唱讚美詩、讀經、講道、啓應、祝福、奉獻，讚美詩歌聲由心底迸發，飽含熱情和鬥志，激勵人們勇敢、奮進、全力拚搏。

紅後令子雞」、「麻辣子雞」等，都是用湘菜的
辣椒片、花椒合炒，加入醋、醬油、湯水，再滑油至熟，用
刀切成幾大塊，然後扣住，反覆炒幾次，至調料味道滲入
湖南人開的湘菜飯館，我品嘗過傳統名菜「東安
子雞」，這就是用東安縣出產的黃色子雞煮熟，用
刀剁碎，加入米酒和適量的鹽，拌勻後
比毛澤東宴請高陽咬了一口湖南辣椒則不一樣，
湖南人怕不辣，湖南人愛吃辣，中國第一！

得嘴巴發麻，還能分辨各種菜餚的味道嗎？湖南人卻認為，湘菜蓋味卻不影響辨味。人也許會想，湘菜隻隻辣，辣
物，更別有風味。辣椒還可以與新鮮蔬菜醃在一起，成為酸辣泡菜，吃起來又酸又辣，清脆爽口，也其味無窮。只要有剁辣椒，湖南人就會食慾大增，飽餐一頓。即使是宴會筵席，辣仍舊是湘菜的一大特色。有人也許會想，湘菜隻隻辣，辣
物，人稱它是「辣椒王」。辣椒是湖南人的常菜，最普遍的是剁辣椒，即把新鮮的紅辣椒或黃辣椒摘回來，指去表面水分和灰土，用菜刀剁碎，加入米酒和適量的鹽，拌勻後
高陽咬了一口湖南辣椒就合不攏嘴，直呵呵地說：「不辣不革命！」這雖是電影《毛澤東的故事》裡的一個情節影，也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吃辣的習性。

湖南人開的湘菜飯館，我品嘗過傳統名菜「東安
子雞」，這就是用東安縣出產的黃色子雞煮熟，用
刀剁碎，加入米酒和適量的鹽，拌勻後
比毛澤東宴請高陽咬了一口湖南辣椒則不一樣，
湖南人怕不辣，湖南人愛吃辣，中國第一！

初見姑父

張寶林



開始文人論政的生涯。他先後在民立報、民信日報、中華新報擔任主筆或總編輯，撰文激烈，反對袁世凱復辟和段祺瑞賣國，曾被當局兩度逮捕。一九二五年，中國最著名的報章大公報因經營不善停刊，次年張季鸞和老朋友胡政之、吳鼎昌一起接辦大公報，這就是新記大公報。

高集的父親在高集六歲時離開家鄉到天津投奔張季鸞。兩年後，高集也隨母親、哥哥遷居天津。在老家時，童年的高集就常聽長輩講起姑奶奶姑父，說姑奶奶是大家闺秀，長得很漂亮，雖然沒有進過學堂，但天生聰穎，熟讀《紅樓夢》，對紅樓夢熟爛熟。而姑父，是當今的名人，國學底子很深，以後留學東洋，學貫中西，寫文章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母親還說過，男孩子就該像姑父那樣，才能給家鄉長臉。高集幼小心靈裡，早就開始對姑父十分景慕了。

當然，真正了解姑父，是在高集長大以後。張季鸞是在武昌起義爆發回國的，他協助右任辦民立報。民國成立時，大總統就職宣誓。這就是張季鸞生平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另兩件是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榮譽獎章、五十歲得子）。同日，他在南京向上海民立報發出專電，報道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和孫中山就任的消息，這是中國報紙的第一份專電。

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成果以後，張季鸞結束了短暫的從政經歷，開始文人論政的生涯。他先後在民立報、民信日報、中華新報擔任主筆或總編輯，撰文激烈，反對袁世凱復辟和段祺瑞賣國，曾被當局兩度逮捕。一九二五年，中國最著名的報章大公報因經營不善停刊，次年張季鸞和老朋友胡政之、吳鼎昌一起接辦大公報，這就是新記大公報。

彌足珍貴的中外國禮

李景賢



今年秋天，在中國國家大劇院一個大廳裡，舉辦了一個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收到的國禮展。展品中一對「天鵝」最為搶眼。這是一對瓷製「天鵝」，大概是雌雄各一，膝下還懶着一隻小「天鵝」，「地上

」上點綴着一些花木。此乃美國總統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訪華時所贈，受禮人為毛澤東主席。這對「天鵝」，寬高都約五六十公分，其中一隻呈展翅欲飛狀。在「天鵝」左側，立着芭蕾舞劇《天鵝湖》女主人公——白天鵝奧傑塔的巨大幅畫。後面蕩漾着一泓「湖」水，深處則豎着一幅高、寬各約一米、兩米的俄式大森林油畫。在這一虛實結合的美景前，人們排着隊照相留念。

一位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讓我給他一家三口按快門留個影。從數碼相機的小窗口看我拍的這張「作品」時，小倆口兒和三四歲的小傢伙很高興，都說「拍得真棒！」我問這對夫婦，尼克松何許人也，少婦搶着回答：不是那個美國人嗎，聽說是他撬開了緊閉的中美關係大門！我告訴她，「撬開」這扇「緊閉」「大門」的，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咱們的毛澤東主席，另一個則是美國的尼克松。

這對從大洋彼岸「飛」來的「天鵝」，讓我時不時地從有點泛黃的日記、筆記、剪報和功能尚好的記憶中，搜索出一些有關中外國禮的故事。

一對「天鵝」換一雙熊貓

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訪華，給毛澤東主席帶來一件精緻而「沉重」的禮物，這就是上面提到的一對「天鵝」。在中美雙方交換禮品的儀式上，這位美國總統興致勃勃地向周恩來總理介紹了「天鵝」的選題和製作過程，之後說天鵝乃吉祥之鳥，但願這對美國「天鵝」能給中美友好帶來吉祥。

中美領導人欣賞一番美國「天鵝」之後，周總理設宴招待尼克松夫婦。宴會快結束時，只見坐在主桌旁邊的人突然全體起立，一陣陣碰杯聲、笑語聲「驚動」了「四鄰」。原來，在宴會開始時，周總理拿起桌上一盒熊貓牌香煙，問尼克松夫人：「喜歡嗎？」尼克松夫人答「喜歡」，但未解其深意。宴會快結束時，周總理對夫人說：熊貓很可愛，我曉得美國人民很喜歡，中國政府決定把一對大熊貓送給美國人民。尼克松夫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連問：「是嗎？真的？這是真的嗎？」

大白菜·大吉斯·大鋼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毛澤東主席應斯大林之邀，對蘇聯進行了正式訪問。

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我就聽說，毛主席訪蘇時，給斯大林送去了兩卡車山東大白菜和大鴨梨。我當時根本

就不相信，我們的偉大領袖怎麼可以給世界革命領袖送這樣的「土」禮。到外交部工作後，我曾就此傳聞求證過一位俄語翻譯前輩。他說，何止兩卡車，帶去的山東土特產，裝了滿滿三個火車車皮。對如此沉重的國禮，我還是將信將疑。三十年前，我查閱中蘇關係檔案時，偶然發現這批「寶貝」，便順手抄了下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電告中共山東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壽，中央決定送山東出產的大黃芽白菜大蘿蔔大葱大梨子作壽禮。」他要求山東分局務必於十二月四日前，將這四樣特產「分別購買五千斤，共兩萬斤」；還特意交代：這些物品必須是最好的；並告「中央將派包機到濟南接運」。毛澤東所備的壽禮種類繁多，如：斯大林大元帥的絲織肖像一幅、瓷製肖像兩尊（一件為備用，怕在一連八九天的列車運送途中受損）。還有件無價之寶特別值得一提。毛澤東在斯大林生日當天早上，在下榻的賓館，用毛筆在宣紙上，用特大號字撰寫了一副壽聯：

福如東海 寿比南山

送壽聯時，我方譯員師哲把「東海」、「南山」的典故講給斯大林聽，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甚為高興。

毛澤東訪蘇後不久，斯大林給中共「四大書記」（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最高決策層）也贈送了相當重的禮物：每人一輛「吉斯」牌防彈小轎車。「吉斯」是個簡稱，這裡的「斯」字，是斯大林之意。這種車產於蘇聯一個名廠，該廠當時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此車的車身很長、很大，專供政治局委員一級的黨政軍大員用。我們這些搞對蘇工作的人，稱這種車為「大吉斯」。

一九五七年，蘇聯國家元首伏羅希洛夫訪華時，也送給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很重的禮物：每人一台三角大鋼琴。上述「大吉斯」和大鋼琴，曾分別在中國軍事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展出過。（上）

鎖話瑣談

新疆白哈巴小鎮

（攝影）鍾蘭蓀



擁有無數粉絲的名角，在師傅面前似乎刻落得都是一樣的裸身人，沒有身份的區別拜倒在師傅的腳下。師傅講述佛教的真諦「有求皆苦、無常幻滅」，教導要學會「放下」。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世上本來就是空的，看世間萬物無不是一個空字，心本來就是空的話，就無所謂抗拒外面的誘惑，任何事物從心而過，不留痕跡。這是禪宗的一種很高的境界，領略到這層境界的人，就是所謂的開悟了。

在德高望重本煥長老人百歲有三的盛大的誕辰法會中，來自兩岸四地的千名高僧大德步入會場，讓在場的近萬名佛徒們頓感置身氣氛，修煉到一定程度的佛徒更是全身毛孔大開，吸收無數能量，佛樂響起，衆僧雙手並和全場齊鳴佛經，佛徒們淚雨如雨。

上帝和佛主，一個激勵人們充滿鬥志去拚搏，一個教人「隨緣」「放下」，都讓人從身體到心靈得到震撼和啓迪。

歷史上最早的鎖是木製的，構造極為簡單，不能防盜，只是作為一種象徵性的鎖。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中國就有了木結構鎖。

國外嘛，則是在中東亞述王宮殿廢墟裡也會發現過這種鎖，距今也有四千多年歷史。是否據此認為，中國就是鎖的發源地呢？我看未必。因為史上沒有記載的情況挺多的，何況率先發明了「把門將軍」，也沒什麼好驕傲的。

據記載，金屬鎖由古羅馬人發明，中國的銅質金屬鎖則出現於漢代，稱三簧鎖或簧片鎖，它利用兩三片板狀銅片的彈力來開啓或封閉。現在古玩市場的地攤上，我們還可見到。當代人常用的鎖叫轉片鎖和彈子鎖，前者由十八世紀初英國人丹尼克發明；後者是美國人耶魯於一八六年研製成功，其保密性好，堅固安全，可組成較多品種，至今流行不敗。

鎖之最主要特性，就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但較起真來，這話也不一定準確。以最普遍使用的機械轉片鎖為例，其互開率一般在千分之一左右，即一千把鎖中就有一把能互相打開的鑰匙。

換言之，如果鎖和鑰匙是一對矛盾的話，那麼矛與盾也是有可能的。萬能鑰匙的出現，更讓一把鑰匙、開許多的鎖成為了可能。

「萬能鑰匙」的英文譯名為「百合匙」。顧名思義，就是能輕易地打開各種鎖具的鑰匙。「萬能鑰匙」並非一把鑰匙，而是許多用鋼絲、鐵鉤和齒模製成的組合撥動工具的總稱。令人遺憾的是，在「萬能鑰匙」與鎖的長期较量中，作爲「盾」一方的鎖，在大部分時間裡都處於下風。

有報道說，我國廣東小欖鎮有一號稱「防盜性能給世界上最先進的『偷盜技術』毀滅性一擊」的某牌原子鎖廠，他們在廣告中宣稱：要給鎖匠們十萬元獎金。結果，短時間內就被一畢業於廣西師範大學的年輕人，用自己特製工具開啓了。沒有打不開的鎖，再次成為事實，這讓生產廠家又悔又恨，由此還引發了一場「懸賞反悔」的經濟官司。

如今的社會，是否堪稱太平盛世？我不敢肯定，因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的鎖廠，都在研發各式各樣的新型和高科技的鎖，也都用來防偷盜防盜。

譬如，用字母或數字代替的編碼鎖；用密碼卡片開啓的電腦鎖；憑聲音開啓的辨音鎖；將人的指紋或眼底視網膜輸入鎖內，只有指紋或瞳膜相符才能開啓的電子鎖具等。反之，「萬能鑰匙」也在不斷地更新換代。像專門針對電子鎖具的智能解碼器、電子破碼機等，不僅有商店出售，網上也可以訂購。

人類迄今為止發明的所有的鎖，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安全措施。君子不用防，小人嘛，防不勝防是其一，其次，為了對付小人，唯有激發出人類所有的聰明才智，以更大的熱情、更專業的精神研製和開發各種新式的鎖具。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似乎沒有哪個完。至於什麼時候，道行天下，世界大同，鎖再次變為「一種象徵性的鎖」？還真不好說。